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九十八

明　　敍南張　岱著

蔣貴山雲王信列傳

蔣貴江都籍從居招興之諸暨遂世為諸暨人代父為燕山衛卒成祖靖難累戰功世昌國衛指揮同知又從征北虜以九龍口大松嶺功陞都指揮僉事充叅將擊番賊深入奪橋斬關進指揮同知命鎮守松潘番八再叛討平之陞都督僉事充副總兵盡平

諸番陞總兵挂平蠻將軍印仍命鎮守正統元年召還陞右都督充總兵官討戎王阿台擒乃顏刺忽李羅等三年封定西伯七年征木麓川大捷晋平西侯加祿米與世券貴奮起行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衣粮器仗身自擔荷不從一人臨陣冒險衝敵々皆披靡雖目不識字短於謀畧然天性朴寔忘己下人以故所向成功登上將爵通侯為一時名將卒贈涇國公謚武勇子義病不能嗣十四年孫琥嗣

侯成化初挂平羌將軍印充總兵官出守甘肅劾巡按御史罪狀曰臺官豈盡桓典耶八年任南京操江上言六事極言江防控扼要害保護南京根本重地須加意綢繆十年召還管團營二十年挂平胡將軍印出雲中塞禦虜并統制宣府山西諸軍覘虜入偏頭關斬捕有功時議徙鵰鶚堡於滴水崖琬曰獨石八堡聲勢相首尾滴水崖窵遠益難援救不可徙上從之卒贈涼國公謚敏毅成化二十三年庶子驥

嗣正德四年豈嗣嘉靖十一年傳嗣三十五年佑嗣萬曆三年建元嗣諸暨有地名天子墓列塚如北邙貴父遇地師曰此山有佳穴恨塚淺耳令貴父穴之數丈貴父貧携男妻孥造一廬舍寢處其地日夜掘之深數丈始下窆數月後聞鬼語曰某不應有此地一鬼曰侯已入胎矣經年生貴封拜後到山不知其穴但遥祭之洪武初言東南有王氣命湯信公至越相地聞天子墓名斷其脉成汪貴至正統間始大發

山雲徐州人父青從　高帝起百户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僉事雲姿貌魁梧善騎射用門子官金吾左衛指揮使與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屬山海從　文皇出塞力戰累遷都督僉事宣德元年柳慶諸蠻帯朝烈等糾合溪洞猺獞刼掠臨桂諸縣是時鎮遠侯顧興祖為鎮守頗有平賊功而坐貪淫逮繫朝命公侯大臣舉代者皆言雲遂使往雲至出兵前討賊溪峒猺獞悉力迎戰雲一鼓擊却之賊退保山巔山勢

險峻草木蒙密賊桂木於藤壘石其上官軍至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縱之山下賊謂官軍至亟斷藤下石以明度其木石盡乃率衆鼓譟而登遂盡破之雲前後馘永淳忻城馬平皂嶺三部來賓葫蘆柳城上油遷江諸寨峒賊六千九百四十奪還所獲男婦千三百八十有七馘思恩安定宜山馬平柳慶潯梧強寇三千二百六十有九奪所俘男女九百八十俘殺興安諸邑寇二百九十有四七

源等州土官歸附家屬三百七十有七葉僅九城四
舖舍五百餘區陶磚鑿石增厚崇高猺獞皆望風竄
匿居民安堵者可十歲雲謀勇鷙發而端潔如寒士
公賞罰嚴號令與士卒同甘苦每戰臨機應變為士
卒先廣西故時鎮帥至諸土官輒饋獻帥輒受之久
之坐敗雲始至時開府中有老隸鄭宰者敢言召而
問之曰古稱將不忌貪廣西去京師遠土官有饋獻
亦故事我寧受否宰曰白衣污墨終不可湔將軍鎮

也新安滌衣也詎堪汚耶雲曰入言土夷饋獻不納且我赴將陰中我奈何宰曰為官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死天子畏死夷邪雲舉手禮宰曰教我教我於是盡却土官饋獻威嚴馭之土官皆服凡有征調亡敢後顧有至死不敢言歸者雲所駐節處咨詢里老撫安善良原詿誤察誣枉廣西人益感雲愛先雲守廣西者韓觀亦英武有文顧頗喜誅殺至雲入稱其仁亡如也雲嘗墜馬傷股　宣宗賜璽書馳醫往事

累遷左都督在鎮八賜璽書正統初卒贈懷遠伯謚襄毅命其子俊襲府軍前衛指揮廣西人悲號立祠塑像祀之雲所問老隸常逮事韓觀々好醉後殺人牢輒留之待觀醒更白以是牢名至今在士大夫口

王信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户父忠征迤北戰歿母岳氏生信半歲持節旌為忠臣節婦已巳鹵犯京師拒戰西直門論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欽東市遷指揮

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荊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荊襄信進據房陸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信主帥逗留不援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砲賊以為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食粮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慎專任寬倉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　憲宗十七年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蠹寔無能為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

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前裏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救獲未竟餱粮已空機杼絲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䘏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丞宣激揚當公以拾物廉以律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虞心剛正寧肯抑心

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
匿陸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
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
信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歷鎮大邦不營
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出鎮三十年苟無華衣廄
無肥馬鈐閣之下寂無人聲尚書劉大夏嘗曰予在
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寔若人那討得來提
學沈鍾嘗稱信操履潔白如馬援曹彬謙厚如祭遵

嗜學如杜預料事鑿鑿如趙充國不愧古之名將子
綖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石匱書曰蔣定西出身行伍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
不避鋒鏑使不過遇靖遠已自致身通侯矣驥特能用
貴非貴附驥也山懷遠身先士卒果勇善戰與定西
頡頏而應靖過之王君寔蘇常對注居然儒者後世
邊陲有事使得此一人爲之何至敗壊若此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九

明 劔南張 岱著

郭登楊洪羅通列傳

郭登者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成誦十歲能屬文伯都督常撫其頂曰麟鳳兒也吾弟其不死矣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正統七年征麓川請遠伯王驥薦登為副分兵鎮臨安檄召諸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貝卻不受十四年虜入

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一日虜騎猝至登出戰被執虜欲加害登叱曰我總兵也虜嘅指不敢動即以皮帳卧登帳重四角以木梃舁登往見酋長又與夫騎而行登體肥重虜以其不便趨走防獲稍懈登忽縱身騰躍拉酋子隨據其肘奪馬突圍疾馳還營虜遣千騎追之不獲七月　上親征至萬全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曰駕入固從紫荊關將

等入吉已得請乃忽東折向居庸趨四十里卤至

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

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喪裹創傅

藥衆皆感戰或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自苦無

益登曰吾誓與賊存亡當不使君輩獨死也八月虜

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登閉門不

納且登陴謝卤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 上皇

怒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

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等同知府霍瑄出見納賂而也先寔無歸駕意登曰此紿我耳莫若衆聞出死士刼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曰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鹵遂驚疑擁 上皇去登大慟哭曰奴才米敗吾事時賊勢張甚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登獨堅守大同十月鹵以請和為名犯京師登率所部幷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

先以蠟書馳奏其畧曰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
內地為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護關庭京兵
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
收之虞又曰忠誠在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
負為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襃荅再上疏言虜人
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
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欲復
犯京師登以京兵親選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

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勇其涞水易州真定保定之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諜報二十里外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皆曰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退避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漏下二鼓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

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振山谷登射殪二人手刃一人賊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級奪還人馬器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自虜入寇以來此爲戰功第一閏正月獲虜諜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鞫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大明皇帝來之期今年五月名送 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田小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

章死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索羅死八馬約九萬戰死殘死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鹵甚怕我大砲神銃短鎗登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為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佚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鹵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

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尙
旣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
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
數百馬百餘疋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
登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
戰未嘗挫衄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
土木入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入圍中令人暗發其
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賊傳以爲神天順元

年奪爵為都督僉事掌南京中軍府事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謚忠武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兩割股作羮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茇語者三年所上章疏揮筆立就尤工詩所著有聯珠集謫甘州詩有詩送岳正曰青海四年羈旅容白頭嗟汝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王闕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大學士李東陽評其

詩為國朝武臣之冠

楊洪六合人以祖廕世漢中百戶洪生長在邊有機變敏捷善騎射矢無空發百步之內取人百無一失能出奇兵擣虛或夜劫營所出必勝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歸政阮鸞疏短洪 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指使汝 上又每舉洪忠勇以勵諸將洪益自奮洪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鹵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鹵阿台打剌花斬首功

二百級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充總兵官鎮宣府虜畏洪不敢南牧見旗幟呼為楊王十四年虜入敗我土木　上皇道宣府北狩去洪以閉城門不救乘輿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洪獄中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涿州紫荊關處洪奮勇追逐直至固安大捷十一月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率師入見言虜衆已盡絕其寔不過百餘散掠各郡驅入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官軍不敢偪其南

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殲焉既奏捷以洪為昌平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潁國公謚武襄洪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持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洪威畧每左右洪初指揮杜衡誣洪尚書魏源即訊雪之部卒李友全誣奏洪 上付洪自治洪以故感激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洪功為最洪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

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後許之未幾卒庶兄俊嗣俊先以擒叛豎喜寧功陞都督

羅通吉水人曾祖仲淵負才具淵畧喜議論國初以富民徙寔京師永樂中上書言便宜十事　文皇嘉之　仁宗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造戰車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倡兩縣父老白枉後父老悔懼各散去仲淵獨詣東宮陳二令賢御史折之曰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而兩縣父老皆不至公耶私耶仲

淵曰公私不在人多少誠公一人可耳　仁宗召詰
仲淵縣官誠賢戰車重事而誤之何仲淵頓首曰人
安能無事盡善　仁宗曰長者之言即釋兩縣令亡
何應天府丞坐盜官錢使人諷仲淵言如言兩縣官
仲淵不可曰兩縣官誤公事故得公言之府丞被私
罪敢面謾丞銜之因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連逮責
償通二十餘登永樂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閩奥有
才畧北京新造發軍夫運磚通州潞河數百里相屬

轉徙十餘年不辨通建言罪因自徒流以下得運磚自贖不數月悉盡法司以為例巡按四川蜀王出入用乘輿鹵簿一日遇通〻突收之王氣阻藩臬謂鹵簿不當屬有司詣問通何所置之即上聞王罪且不測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見報既無所報通曰易耳移文與王云鹵簿故玄元皇帝廟中物復還之耳玄元皇帝唐玄宗幸蜀所建老子廟也通始至蜀士大夫稍易其年少至是皆驚通壹用璽書以威嚴

治而仲淵貽書戒之曰昔人治蜀文翁以寬武侯以猛爾尚遠師相濟通受戒竣報命永樂十九年詔求直言通應詔請罷巡邊與給事中柯暹御史白忠並謫邊州通知交阯清化至南海有老人授之兵法曰已巳之年需公大用是時交阯新屬性俗不通〻簡係教寬法令州故有妖杜能殺人計除之黎利叛宣德元年陳智方政敗於茶蘢諸郡震動成山侯王通奉命往討大敗喪師割七城求解檄所割城守將下

賊〻無少長皆殲之通說守將指揮打忠曰吾與若受天子命守城豈以王通一妄人遂委棄耶降者賊盡屠之就死孰若死守清化人受吾拊摩六年矣皆信我萬一冀城全忠為感動藺練千人晝夜防守七月黎利知城不下卒來攻城堅一夕囊土山於東南西門外高與城埒通謀曰賊衆我寡難以力勝今紿之約日出降必少怠乘其怠襲攻之是夜率敢死士爇松火鼓譟出城南門直搗土山斬其梟勇數十百

入盡焚其飛樓雲梯士民氣大振其冬王通復貽忠書令下賊通堅拒不納明年正月朔　安降將蔡福來說通曰吾以若來助我乃游說耶斬汝矣福惶恐退賊又遣人密說打忠通引張巡許遠事激厲之忠曰死生唯君自是賊不敢躙清化矣然王通竟爲黎利所敗　宣宗棄交阯于之通乃與打忠懷印還擢通行在户部員外郎總督口北開平一路邊儲九年秋　上廵邊通督餉不絕正統初改兵部武選司郎

中從尚書王驥都督蔣貴征虜兀魯乃我師戰𨚫通
立斬都指揮安遠以狥衆勢復振大敗虜人還見驥
盡攘貴功驥悪之言通私中鹽索鹽商將領金帛裘
馬誘姦軍妻逮下獄謫北流縣容山閘官九年調東
莞縣河泊又三年爲正統十四年巳巳通闖王振擅
權玩兵虜數寇邊憶所受老人言以河泊功次入京
果有土木之變廷薦通可屬大事復兵部員外郎守
居庸關尋進郎中通上言臣切見鄧艾取蜀〻〻入𨚫

守成都備艾劉裕取秦〻人却守潼關備裕及艾從
斂閣緣崖躋攀而入王鎮惡乘舟遡渭至咸陽秦蜀
已破而成都潼關守者猶未之知臣所陣地京師後
門一或失守寇入旦夕耳臣遍閱阨塞有口可通人
馬者七十所通八不通馬者百三十所須多方設備
京師乃固又當使大臣一人總督軍務其權始重於
是　景帝即命通為之陞右副都御史鹵擁　上皇
入塞至廣昌破紫荊關守關給事中孫祥吉死鹵奄

至都城掠西北郊于謙等營德勝門禦之勅通與守
居庸關都指揮楊俊提兵入援方國破紫荊關俊使
旗牌官良客言欲本軍六千通縛良斬以狥說俊
曰紫荊既破京師孤懸旦暮望援軍通居庸失京師
殆矣北社稷安危之機也君毋動我領君兵為君破
賊至是提兵赴援會德勝戰捷鹵還通亦還守關也
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中國精兵獨恃居庸今居庸
入援與大城合而大同諸将遏吾歸路城外空無所

掠我等名送駕敗則且為取歸於我無功彼不見德令計惟紫荆關兵皆遁爾奉　皇帝仍出紫荆我以鐵騎攻居庸居庸不守我復亦合還嚮大城居庸不可勝且奉　皇帝出塞然後議和　皇帝歸縱無大功尚可市恩於中國也也先去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也先領五萬餘人出居庸攻關通用水灌城冰厚且堅鹵不能近通與守將謀曰我等所將大半召募容兵不足恃鹵夜環鐵騎晝用衝敵計敗其

鐵騎乃可破也皆曰善鹵入則比兩馬横置革囊馬上二人共宿鐵騎外繞之騎隨一犬通藥羊肉熟之鹺蘗夜投之犬飽不嗥尋用膏繩連轂馬足鬧門鼓譟火砲四擊鹵騎跳躍轂急不鮮砲擊之擒一酋斬六級奪馬騾盔甲弓箭千計追回所掠人口五百餘捷聞降勅褒奬於是鹵轉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勅通仍領口外軍入援通直走紫荊與鹵遇戰敗之再戰於完縣五狼河擲羊嶺敗之召入叅贊軍務理院事

景泰元年通疏北近日徵調邊軍入衛而遼東報　
来犯以千数此必彼中守将畏於内調輙將墩境外
一二達賊往来詐稱數千以止入衛之從大遇賊十
餘人輙稱数千及云殺敗斬首十餘此邊將相蒙常
態甘肅寧夏大同宣府想亦如是即向者德勝等門
外不知殺賊幾何陞官至六萬六千餘人輩數尚介
何况邊陲今宣府大同空屯重兵操練選武将驍勇
者充總兵官文臣剛毅者總督軍務時遣曉胡語者

為胡人服出偵伺之白晝行營恐其望塵而遁抑埋伏待我當令深夜急擣巢穴使卒無所施又古名將如穰苴韓信皆起賤微今腰玉珥貂之輩皆全軀保位憎賢忌能無報國奉公之忠乞勅兵部五軍都督府詢察武衛中有信苴其人與議行之良入仕年久頗識邊情區區憂國敢用陳奏下兵部尚書于謙不悅覆奏近日諸邊守將累報聲息若如通言一槩不寘恐其果警且怠不奏德勝之戰當先者萬九千八

百八十八人陞一級陣亡者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其餘齊力之人給賞亦已并無六萬之多通云殺賊幾何空將臣譏同武清侯亨等已陞職爵革去官軍俱且不陞通請屯兵宣大臣已先奏遣武清侯亨昌平侯洪同往通請推選武職已奉詔書舉到者送亨試驗如苴如信未見其人武清侯亨昌平侯洪安遠侯溥則首珥貂都督廣都督鍾都督穎等則身腰玉出戰居守殊亦有功不見全軀保位之情久任悉

邊通所自薦必有所知乞就令保舉通又欲得剛毅之臣總督軍務念臣謙素劣乞嚴臣官別選其代或就令通詔廷臣將謙通所言會議皆言石亨楊洪于謙三人戰守總督寔堪任使羅通訕毀過當然其志寔在禦敵惟 陛下委任如初 帝亦詔解之頃之宣府總兵朱謙言有達賊二萬餘入犯謙上言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鹵一旦擁衆以送駕為名突至太原摇動山西宜選有謀畧文職大臣往鎮

楊洪亦乞遣文職大臣率兵出雁門用鹿角撻營設
山西餽運大同意俱屬通遂請通往通謂謙惡而出
之言謙洪共建此策當令與臣同行謙請行　上仍
以命通通提兵至懷來逐敵出長安嶺外會敵亦退
班師還協贊京營軍務三年轉左六年加太子太保
兼右都御史進階資政大夫　景帝不豫石亨張軏
以迎復　上皇密謀通通曰吾觀天象事必濟從之
上皇復位賞不及通自言通于三人俱得叙亡何丁

艱居家天順三年起右都御史既至請老進榮祿大夫致仕賜傳歸通弱冠登第間關南北者五十年家居不治生產親友過從詩酒相娛年八十餘一日不懌沐浴更衣家人進藥搖首曰羅通生死豈在艸木遂卒成化六年遣官致祭弘治十八年隆慶州父老奏己巳之變通守關有功宜表忠良以勵臣節勅祠居庸關水旱疾疫邊人至今禱焉通有曾孫大紘為給事中以直諫有聲

石匱書曰已巳之變內有于謙善謀石亨善戰外有郭登楊洪善守是以京師危急而九服晏然良繇大同宣府為之扞蔽也：先恐宣大議其後長驅深入而不敢曠日持久解圍遽去向使登洪棄宣大不守則鹵騎蹂躪出入自如孰敢攖其鋒邪故羅通之守居庸使宣大兵一騎不得度居庸而京師之聲援益壯其功豈在登洪下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九

明 鈠南張 岱著

袁彬李實劉安沈固朱鑑列傳

袁彬者江西人 英宗北狩彬以校尉見 上察其能書留之 上在鹵中惟彬與哈銘沙狐狸三人朝夕左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故與其父只為通事被留沙漠知 上在胱衣易羊一牵以見 上以銘曉鹵語亦留之而沙狐狸者不知其所始鹵擁車駕

扣宣府大同門從居庸關抵京城下不納退入圍營皆彬與銘從上下關坂晝夜度澗河涉險冒凍周旋夾持　上有宣旨通書則使彬　上在鹵帳冬夜與彬銘同寢彬脇煖　上足銘常腫熱手壓　上胸上俟其翻身徐下之而沙狐狸往返取水負薪皆叩頭白也先異之召問其名姓彬為人溫美多計數善言茇時為隱語而哈銘沙狐狸亦能諧謔悅　上以鮮　上之岑寂內官喜寧者故夷種也先之擁車駕

扣宣府大同蹦關而趨京師皆喜寧誘之既不得則復欲擁趨寧夏得其辛騎送 上入南京彬與哈銘言京師絶鹵何遽得入南天寒甚 陛下必無行 上止喜寧計不得行書鹵欲殺彬及銘者屢矣鹵抽单捆載彬之盧中而將剥彬膚闢彬膛 上使銘往救竟用談芨解也先請以妹尚 上彬請 上辭之曰逆國而後聘彬中寒 上手治摩壓其背汗浹乃已熟羊髀召而與共啖之 上稱引嚴光事銘常睡

熟手壓我胸也無似之邪銘叩頭萬死萬死也先聞過上皇帳間語曰皇帝所治陸若民及日之出沒領四十萬衆來邊外領不得一人用得用獨哈銘哈銘皇帝身若口也無哈銘皇帝言也先不知也先言皇帝不知皇帝歸還爲皇帝宜善視哈銘上曰我不視哈銘誰當視哈銘上還景帝以彬爲試百户旣復位超遷錦衣都指揮僉事而擢銘爲指揮同知賜姓名楊銘沙狐狸爲百户賜姓

名李戚賜彬城東第一區使中官攺面勢引太液池通穿中御溝徙千人彬娶使太舅孫顯宗主之先後賜予甚多閒召宴對畧用家人禮彬累遷都指揮使而百户門達較尉逯杲者積官與彬並〻治鎮撫上欲裁抑石亨曹吉祥授彬意彬避謝不敢以屬杲杲任之石彪坐誅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恐不免殺杲叛杲死門達治鎮撫如故達始為都指揮僉事時上有所付獄多平反中外喻然稱之及其繼杲乃學

果所為以自媚於　上達在　上前與李賢並見信
百官畏下獨彬倚舊恩自如達念得言已於　上者
惟彬若賢察知彬妾父千户欽藉彬勢誆人財日奏
請下彬獄法司論贖徒還職而尚未快有罪人安者
故以錦衣力士為彬卒坐法戍邊遇赦還改府軍前
衛達因令安言其得還改府軍也寔彬與請託於是
復言　上捕彬而訐彬受石亨曹欽及諸干謁者餽
遺多用官木造私舍索取內輒奪人女為妾凡數十

事 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當行還我

一活袁彬足矣他往治之達退執彬下獄刑鞫更下

彬不勝苦且誣伏長安中有男子楊塤者善漆工其

泥金畫漆得倭國法其精巧乃出倭上巧工也塤素

不識達奮然擊登聞鼓上書言駕留鹵庭扈從臣庶

奔走逃生保護 聖躬唯彬一人今者無人奏劾卒

然付獄拷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乞以彬

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臣本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

平昧死上奏并下達治達恚笞之百餘曰此必有人甚汝損恐遂死不得白又知達意在賢謬曰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達喜曰前〻損變耳達曰損小人何辨此〻李學士草耳達益喜趣罷笞出湯沐〻損醪肉之奏請三法司會鞫午門外欲執賢置對監獄者太監裴當曰此小事李公大臣也乃罷損至午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乎寃哉小人也何從見李閣老死則死耳敢妄指門指揮醪肉小人令引閣老也肉今在

且言即有餽彬者恒倍餽達歷指數之法司畏而不敢盡聞論彬贖絞墳斬 上調彬南錦衣帶俸閒住毀所賜第禁錮墳而李賢亦得免 憲宗即位達得罪論死廷臣言彬枉召還如故而達論死繫獄久之得減等戍南丹時彬已自南還餞達郊贈之金良厚諸公以此多爲嘉靖中特録彬孫天章為錦衣都指揮僉事以報彬異衛功成在英宗時既得為百户與轉官徑入求内府 上怒下錦衣鞫之楊銘與達官

也先帖木兒謀脫成罪會 上幸曹吉祥第也先帖木兒為成請 上知出成獄謫貴州衛副千戶後遇赦俱復官銘以荆襄功進錦衣指揮使至弘治中猶為大通事而成不知其所終

李實合州人正統乙丑進士為人恣肆無拘覊頗傾狡有口辯景泰初為禮科給事中 太上皇居圅時圅遣忝政完者脫歡來講和朝廷遣使必得如冨弼文天祥者衆難其人實自請行遂陞禮部右侍郎以

右少卿羅綺為副勑出不及迎復事實驚白內閣太
監興安詬曰尒弟奉黃紙以行他何知既至見也先
也先問侍郎何為來實曰自太師祖父至今朝貢中
朝三十餘年矣使臣進馬中朝好待減少馬價皆奸
臣王振為之乃致太師動兵　聖駕被留今瓦剌知
院以可汗太師之命特遣參政求和　皇帝所以使
我來也也先曰減少馬價奸臣為之興動軍馬事必
成大我中心送　皇帝還朝中朝不迎我使張闢保

岳謙入奏又復殺之則是何故實曰太師謾山而來不繇關道從人作寇復分寇諸關〻保謙名為使臣引鹵張弓矢輙鬬殺中朝　皇帝不能無疑於太師也曰此不過送駕為詞耳也先曰我遣者盈不花二人又何故殺之我是以有寧夏之舉實曰沿邊關口多者十餘萬少者亦不下二三萬人太師向日南侵其父兄死焉今其報者皆子弟也此亦人情且太師所遣若無南使同行或為兀良哈所害或為守邊軍

士所殺又烏得知之軍中割一首不有陞官即得賞功即中朝有割首賞亦何知是殺太師所遣之人也也先曰我遣李實又不見還何也實曰無有李實既曰我知之矣近者夜不收言大同城東可八里許見有殺屍四五十餘一屍探其囊中文書云太師所遣人邊軍畏而不敢開朝廷此必貴也太師遣貴齎文書而已朝廷又不知若參政等來朝廷知之重賞學待持遣我報命肯殺之耶也先曰我遣喜寧何以殺

之實曰喜寧中朝罪人也自幼及長屢累蒙恩今齎金帛以迎　上皇腹心託之乃引領太師入寇京師復寇寧夏朝廷殺之戒不忠也〻先曰大明　皇帝我仇人也以天氣候落我手中我衆再三教我殺害我固不肯使得知院朝夕恭敬若我落大明　皇帝手中大明　皇帝肯留我否實曰此太師德然　皇帝於太師亦有何仇也先曰侍郎來甚善不我又大喜矣因治酒餉實贈之馬與行三十里所引見　上

皇上皇對寶言當日任用匪人之故引咎自責謙退
避位懇切酬對寶叩頭流涕言　上皇還京有日珍
重萬千既歸也先營也先殺馬為酒令十餘人彈琵
琶吹笳兒按拍勸歌也先曰侍郎來時心無恐與寶
曰何恐之有通使講和以禮為上太師營中即我一
家也先曰侍郎見　上皇心無念與寶曰有不念邪
我等之念　上皇猶太師之念可汗也也先曰念則
曷不迎寶曰朝廷四遣金帛矣太師不發也即與我

迎歸相勞故不薄也先曰 上皇留此我國不得
皇帝之我欲留千載後名一好男子今送 上皇還
矣顧侍郎所奉勅書初不及迎事 皇帝歸故不可
輕侍郎往可請 今皇帝遣一太監或老臣三五人
如禮而至 上皇歸也因遣其酋與羅綺往大同山
西一帶調回擾邊人馬以示信語實迎駕期實曰臣
子不敢自為期需朝命因辭 上皇退也先遣其右
丞把禿與俱來實還為 景帝道虜寔請和無他意

上皇自此還住迎者楊善
劉安宿遷人父榮以禦倭功封廣寧伯安襲父爵鎮
守大同　英宗陷虜　奉車駕至大同城下副安守
大同者都督僉事郭登閉門不納安獨與侍郎沈固
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從竇出見伏地慟哭進膳羞
袍鞾出藏金犒虜因具述於朝　景帝怒按罪降職
上復辟德之進封為侯勑曰惟爾父江事我　太宗
克奮忠勇為時虎臣寔啓名封爾安事朕繼志崇勳

天步艱難捐軀赴難入不測之鹵効救主之誠疾風草勁板蕩臣忠古有所云爾今其庶幾眷爾忠特封為廣寧侯世祿千石賜誥券爾尚益勵前忠保爾祿位欽哉五年以定曹欽叛加太子太傅命掌右軍都督府事卒追贈嶧國公謚忠僖

沈固丹陽人　太祖時固八歲以能誦大誥召赴闕賜寶楮還年十一補邑庠生弱冠領鄉薦入國子監選理刑內臺擢沂州同知徵入為戶部員外郎以才

勑理鹽筴廣右督運西茶於四川六番進郎中出為山東右參政督餉給軍逾北還　仁宗即位以參政同武安侯鄭亨鎮大同宣德中命與武安及參軍都指揮張儉統兵行邊召赴闕議事稱旨　英宗踐阼以固久在邊賜璽書勞之三年與征西將軍方政游擊將軍楊洪統兵護送貢使出境因絕漠度赤山追勦叛虜還居二年陳邊事甚悉六年命兼總理兵食二事賜總督邊儲印記七年陞戶部右侍郎居二年

邊事益急固遭母喪奪情視事再乞終制不允赴鎮
上邊情十策朝議不決而罷十四年夏虜果渝盟得
諜先報至秋大入朝命西寧侯宋瑛督戰不利諸將
或死或逃固居守獨完車駕北狩復至大同與廣寧
伯劉安出城朝見　上命括金帛犒虜或難之固曰
府庫皆　上物也今有急不命猶出之矧復有命盡
獻所有具聞於朝　景帝下吏部較勘有無欺隱竟
白其冬以城守勞進右都御史固上言自虜變以来

臣承命守城晝夜營營圖殺賊雪恥奈才識短淺無所建明今且拙笨不敢望行乞採可否文多不載二年以却鹵功轉左都御史尋赴闕議事乞致仕從之上皇復辟石亨言固於　上召見便殿褒諭再三即日陞户部尚書賜金幣加岐南香帶金織雲鶴襲衣贈誥命加贈其祖父宸游嘉宴輙召以從賜珍果異物三年以老乞歸成化元年進一品階年八十一卒固事五朝游歷華要遂掌臺省幾五十年在大同二

十七年賜璽書前後三百餘函所上章奏不下數百
啓常興學育才不用武衛廢文教臨危處變救焰拯
敗邊圉以壯爲人魁梧倜儻多籌畧善談論尚德義
喜功名

朱鑑晉江人父則文用孝著名鑑成童刲股愈父〻
竟不愈哀毀踰常力貧奉母永樂中以舉人授蒲圻
教諭宣德初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梅花峒賊蕭啓
寧等久勒無功鑑詣諭皆解散湖湘風俗務外貨殖

男女過三十尚無室家鑑申明洪武禮法旬月之間
結親者動萬計考滿當代右都御史顧佐等奏留久
之正統初復命巡按廣東多所建明欽州叛民黃金
廣等嘯聚為毒鑑指示諄切亦遂向化代還朝命成
國公朱勇簡都指揮等官三百餘員習孫吳兵畧歷
代臣鑒等書擇御史有文武才者董其事右都御史
陳智推鑑乞開設武學以興武科奏可遂為定制
七年陞山西左參政請卹軍民凡數十疏多見嘉納

土木之變　景帝監國陞右布政尋進右副都御史
巡撫山西鑑言臣聞　聖駕播遷留滯虜庭傾血剖心籲
天々高叩地々厚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　皇上
生長深宮遠行不過天壽山近行不過北海子何至
舍唐虞三代之聖謨蹈懷愍徽欽之覆轍輕為孤注
親屈萬乘是何奸邪竊弄坐使蹈此危機夫既往難
追方來當謹臣恐虜寇奸詭百端去而復來取而復
索節據剽掠殺擄動數十萬却以請和結親為名夫

結親不已必索歲幣索幣不已必欲分疆以國家有
限之物充醜鹵無已之求若不整兵報復殆見主靈
不安兵法有云千里趨利者蹶上將百里軍半至今
被寇數千里趨利兵將不蹶我軍以佚待勞及蹶上
將軍豈無故哉彼以賞罰得專其權號令得行其志
父子相救兄弟相援所掠之物皆歸私室我以賞罰
必聞朝廷號令皆制監軍將佐不和士卒無恩有所
得物必鮮公家今以結親為絲遣使來京一則覘我

虜寔以報彼酋一則通我達軍以圖內應既假送駕為名敢不開關迎接我欲出兵抗拒彼則指駕為辭其謀既深我慮宜遠宜急擇將練兵暫停中貴監軍假以生殺賞罰重整散漫之兵復募壯勇之士罄奸邪之積發太倉之陳重懸賞格厚酬爵祿惟圖功成勿惜國帑給賞我軍勝餽外寇再徵勤王之兵名為復仇之舉指日刻期夾攻並進也先如果送駕結好寔未可喜虜愈當防宜使收歸胡黨招回游騎令我

軍民出作入息令我牛羊朝放暮還省去入馬歛走
兵甲單人單騎以來送駕仍令驍將擁兵居庸以塡
防守暫且苟安於今日再行整計於來年臣又切見
太監王振毒亂天下震驚神器自江南草寇生發皆
以誅振為名自侍講劉球之死中外以殺諫官為掃
古今事歸朝廷則治宦官則亂史冊所載理必不誣
為厲之階莫甚於此經曰開國家承小人勿用傳曰
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誠哉是言可不慎與

高皇帝與群臣議事必屏去左右恐洩事機有妨國政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伏望聖母陛下郕王殿下念祖宗開剏之勞將相被卧之苦置此多方欲傳萬世張主維持急立儲君選智勇託忠義開直言杜權勢軍國重事委任大臣早革內侍之權再造中興之業庶雪前恥以圖後功 太后讀其疏至於泣下景泰元年奉勑專一鎮守雁門鹵入雁門與鹵戰鑑麾下有壯士

陳福者躍入陣逐北數十里明年戰代州鹵圍我數重矢下如雨福殊死戰奮擊潰圍多所殺傷鹵為震却 太上皇還京 景帝出邊將各出精兵左右掩擊鑑謂未可上疏曰臣聞帝王不計小忿以安民不尚輕敵以全軍漢高不報平城非力不能休息天下也李牧收保不敢戰者非兵不足欲養鋭也也先慕義請和送還 太上皇帝彼以誠來我以誠報且其大營近邊尚未遠去我師一動彼類當知不曰捜剔

別胡必疑追逐他黨我既失信彼且無狀為今之計莫若慰賑邊民委將守備犒兵招逋勸農貸稅募入粟廣屯田孳馬政休養軍民固安邦本鹵果禁驁不悛我乃屯兵要地小入則一衛掩擊大入則諸衛夾攻蓋彼盟既叛我出有名今邊境稍靜道路初通芻餉初備未及旬月遽欲興師位深謂未可詔亦嘉納焉因命兼往來巡撫山西地方　景帝既立東宮貽陳循書曰邇奉明旨更封沂王僕竊遠聞心殊未安

夫前者至尊蒙塵宗社安危非得長君人心未定姚
周輔戚不得已也今鑾輿既歸曆數有在妥衆而治
亦無不可太子仁孝天下共知在廷文武群臣共立
不能夾輔烏可易置僕復有言皇上於　太上皇論
骨肉則當避位以全手足論尊卑則當固讓以盡君
臣柰何藉口防微反為幽閉珍羞節其日膳雉堞增
於宮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循省書怒甚亡何鑑
乞致仕鑑按廣東激揚風裁平反寃獄粵人春秋祠

之所為出巡録條教禁約排偶撮切里師長老孝訓童蒙比法家言

石匱書曰土木之陷死事者十三而跳身遁者十七天子坐地上而左右顧無一人爲此　英宗之所以終思王振也袁彬哈銘沙狐狸以蛇從龍脇足之禁無異加腹後皆瀕死詔獄竄之遠方李實問侯　上皇其應對不減楊善歸無殊賞劉安以大同出見甘獲重譴沈固以括帑犒鹵遂致淪夷朱鑑戀戀南宮心

非易儲忠愛出入乃當復辟之後毫無寵禮盡棄泥沙漢故少恩乃至是哉